

主编 贾德江

当代名画家技法解析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陈树东写实油画



主编 贾德江

当代名画家技法解析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陈树东写实油画



编辑人语



■ 1964年生于陕西西安，1990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2001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十一届研究生班。现为武警北京总队创作室专职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 作品《雨后复斜阳》获建党80周年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奖，《国宾护卫队》参加建国50周年全国美展获优秀作品奖，《攻城》参加第十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获优秀作品奖，《战争系列之一》参加第三届全国油画大展，《战争系列之三》参加全国新人新作展获银奖等。

■ 多幅作品被中国革命博物馆、国务院、中央军委及海内外收藏家收藏。

风格的取舍与锤炼

· 陈树东 ·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风格即人。”这个命题有其合理的成分，那就是，一种艺术风格的确立，往往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综合反映着艺术家的人格、修养、经历。然而也不能简单地把一种艺术风格看作是某位艺术家人格的随机翻版。换句话说，在风格的确立过程中，也有艺术家主动选择、追求的一面。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艺术家从众多的表现风格中选取最适合于自己的那一种，并加以开拓发展，往往是为了解决具体的艺术问题。

我的油画显然属于“写实”这个大的范畴。然而同样明显的是，在所谓的“写实”油画中，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风格和类型：有四平八稳、左右逢源的“折中写实主义”，也有一丝不苟、精雕细琢的“超级写实主义”；有细腻甜美、油光可鉴的“唯美写实主义”，也有锋芒毕露、放浪形骸的“玩世写实主义”……这些风格和类型对应着不同人群的口味，虽然彼此并无高下之分，也难以简单地作出褒贬评价，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它们不完全符合我的口味。我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是在坚持“写实”这个基本前提的基础上，适当借鉴一些表现主义的艺术手法，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和审美追求。

当然，无论是写实主义还是表现主义，在今天都不是新东西。写实油画在中国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而且在前

辈画家的努力下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现实主义”的油画还占据着中国画坛的主流地位。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自80年代以来，许多写实风格的油画家已然开始吸收和运用西方表现主义的艺术语言。尽管如此，写实风格与表现主义手法的结合，对我来说却具有跟别人不一样的意义和更加具体的要求——因为我主要是希望在军事历史画的创作中进行这种尝试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排斥其他的题材和表现主题。

历史画的创作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叙事的因素在其中占据着相当大的份量。在以往的历史画创作中，“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总是一对难以处理的矛盾。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吧历史画理解为“真实地表现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越细致具体越好。相当一部分画家为了追求“历史的真实”而不惜压制艺术上的探索。在这些作品中，人物、场景和环境都得



有花的静物 2000年 布面油彩 90cm × 110cm

作为外来画种的油画，经过一百多年在中国的成长，已经成为中国美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作为一种载体，从内容与形式都沉淀着西方文化的特质。如何运用这种手段表达中国人的精神，一直是摆在中国艺术家面前的重要课题。这也是当代著名油画家陈树东创作的目的和追求。特别是他近年完成的油画，名为《战争系列》，实以表现人性、生命为目的。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生活现实与生命精神的互补、互融，获得了丰富的内涵。因此，他采取了一种“写意”的方式来表现历史和战争，试图通过特定氛围的强化来体现凝重、遥远、模糊的历史感。为了强化视觉上的冲击力，画家借鉴了西方表现主义的艺术手法，弱化作品中的写实因素，注重作品本身的艺术感染力，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和审美取向。在不失作品浑厚、坚实的特征下，强调了笔触与画面肌理效果所呈现的材质之美，色彩上更是有所提炼与纯化，偏重于粗黑浓重。与其说这是现实中“艺术真实”的写照，不如说它是作者精神世界的建构，赋予“历史真实”更多人性的特征，这是一种高层次、高境界的表述，也是中国艺术中一脉相承的精神传统。

除去军事题材的创作之外，陈树东另一个热衷的题材就是油画风景写生。他酷爱写生，喜欢投身于大自然去感受那瞬息万变的景观。每当此时，他常常激动不已，他的画笔与画布的每一次接触，仿佛不是在表现自然，而是心灵与大自然的对话。就风格而言，陈树东的风景油画，既有连续一贯的凝重与浑厚，又有明朗与灿烂的狂放变化。这种仍然具有表现主义的色块的节奏、色彩的和谐、笔触的交响，都是画家内心所体验、感受到的客观世界的内在神韵及精神所在，也是画家个人情感的倾诉。

陈树东的作品，总是散发着一股凝重深沉、粗犷豪放的气息。这种带有神秘诱惑感的艺术风格，是他在自我人格的无形引导下，一步步走向成熟的。

到了逼真的再现，也不乏感染力——要做到这一点当然也不容易，需要很高的写实功底——但是如果把这种做法推向极端，也会产生一定的遗憾：艺术本身就失去了自己的特点和存在的依据，而完全成为历史的图解。

明确了这一点以后，我逐渐把历史画创作的重心从“历史的真实”转移到“艺术的真实”上来。也就是说，我希望我的作品不是靠它所再现的历史事件来感动观众，而是通过作品本身的艺术感染力来触动观众的灵魂，引发他们的思考。艺术作品所表现的历史，不一定非得是真实的历史现场，也可以是艺术家对历史的感触和领悟。所以我弱化了作品中的叙事因素，而试图通过特定的氛围来体现一种斑驳、遥远、模糊的历史感。

这个时候，表现主义的艺术手法就派上了用场。作为一种艺术手法，表现主义的主要特点是直接用笔触本身的力量和效果去传达艺术家的内心情感，与观众发生精神上的共鸣。这跟我对历史画的“改造”在方向上是一致的。但是，跟一些表现主义艺术家不同的地方是，我并不是在宣泄某种激愤的个人情感，而是在制造一种苍凉、苦涩的历史氛围。因此我有意识地不使用那种过于狂乱随意的表现主义艺术语言，而尽量使画面保持一种厚实、凝重的基调。从天性上说，我也不喜欢轻巧华丽的东西。何况，在某种程度上讲，表现历史确实是一项严肃而沉重的工作，容不得半点亵渎和戏谑，历史画的创作也应该具有这样一种内涵和意蕴。

与这个庄严凝重的基调相应的，是我在构图、笔触以及色彩等方面的摸索。首先，要取得深沉厚重的画面效果，构图必须具有一种坚不可摧的稳定感和牢固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在创作时一般是从画面的整体出发来安排形象，使画面的结构特征非常明确。只有这样才能体现一种粗犷雄浑的力度。在这个总的审美取向的支配下，形象的刻画也不能太拘谨和细致，所以我降低了人物在构图中的分量，而把一些军事上的工事设施，如堡垒、城楼作为画面的主体形象。这些形象的作用并不是交待战争发生的实际场所，而是要产生一种具有雄浑气势的构图效果。

形象的粗犷并不意味着细节不重要。要使画面耐看，必须有足够的细节来支撑。不过从上述审美追求出发，我不能把着重点放在服装、道具和人物表情这些叙事性的因素上，而必须强调笔触和画面的肌理效果，甚至着重于表现油画颜料本身的材质之美。然而艺术作品的奥妙就在于，普通的油画颜料一旦进入艺术作品之中，材料就在体现自身美感特质的同时，也摆脱了单纯物质性的限制，而获得强烈的精神内涵。艺术语言的感染力来自于创作者的精神追求。在我所景仰的前辈大师当中，表现主义艺术家鲁奥和凡·高都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前者的动物形象具有浓郁、强烈的色彩效果，后者则用自己的画面构筑出一个个纯洁深远的精神世界，使一切世俗之物相形见绌。从某种意义上说，油画无非是记录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工具，因此这种精神性乃是油画作为艺术而存在的根基；与技法相比，这或许是一个更高、也更核心的层次。

在笔触的运用上，德拉克洛瓦的一则轶事对我颇有启发。据说有人看这位浪漫派大师的作品《希阿岛的屠杀》时，觉得其中一个妇女低垂的眼睛极具痛苦的表情，走近细看，却只是粗粗的几笔，似乎没有画完，就问他为什么不画完。德拉克洛瓦回答说，“你为什么要走近看呢！”可见细节的说服力不完全在于物象的精细刻画，有时候“点到为止”和“意到笔不到”的笔法更值得玩味。有人把笔法粗犷一路的表现性油画戏称为“远看西洋画，近看鬼打架”。殊不知，要表现某些特定的氛围、情感和意境，还真离不开“鬼打架”这一类的技法语言。就连古代的一些中国画，也有“近视之几不类物象，远观则景物粲然”的奇妙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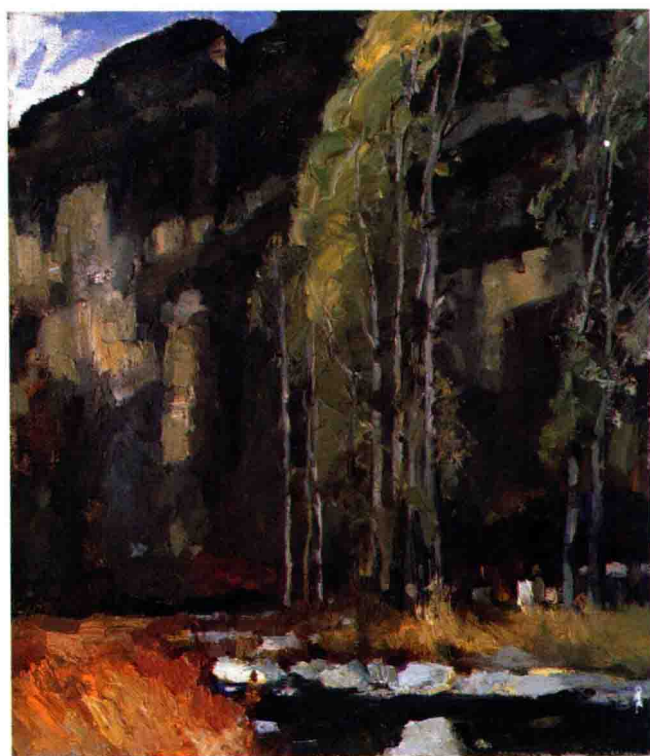
为了表现历史画的深沉内涵，另一个需要考虑的方面是色彩。轻快明亮的色彩显然不足以承担沉重的主题，因此我在色彩的使用上偏重于浓、黑、重、粗。具体说，我的做法是：降低色彩的纯度，减少对比，用厚涂的办法使色彩和笔触、肌理相互配合。大片的暗色烘托出一种低沉、阴郁的调子，那正是我们这些没有直接经历过战争的人在回想遥远的战争时所体验到的一种基本感受。战争对我们来说虽然不十分真切，却具有一种刻骨铭心的苦涩和苍凉。

采用这样一种“写意”的方式来表现历史和战争，就可以摆脱就事论事的局限，避免简单的歌颂或记录，而是将战争作为一个严肃而宽广的主题上升到人性的高度。战争历史画的创作一旦摆脱具体史实的束缚，就可以触及到人的生、死、爱、恨、苦难、牺牲这样一些更为重大也更为根本的问题。事实上，这种表现战争和历史的艺术手法，在德国新表现主义画家基弗身上已经体现得非常明显。人们可以发现，基弗的作品虽然没有具体的战斗场面，但是战争的残酷以及它所造成的残破荒凉景象却更加使人触目惊心，难以释怀。可以说，在基弗的“历史风景画”中，重要的已经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战争给人的心理感受。实际上，不管是把心理效果作为主题的表现策略还是具体的艺术语言（如大量运用黑色，造成一种压抑沉闷的气氛），基弗对我都有不小的影响。归根结底，历史画首先是一种“画”，即艺术作品，其次才是画的具体内容或表现对象。因此，它虽然是一个特殊的画种，却不应该有具体的风格限制。也就是说，其他类型绘画中的艺术表现手法吸收到历史画中来是很正常的现象。反过来，在历史画的表现上所形成的艺术语汇，也可以用来表现其他的主题。当我们从“纯艺术”的角度来理解历史画的时候，画面的形象结构、色彩特征、肌理效果、视觉意味等造型元素就获得了自身的价值，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语言。

大杂院 1989年 布面油彩 60cm × 60cm



小河 2003年 布面油彩 60cm × 50cm



古镇 2003年 布面油彩 50cm × 32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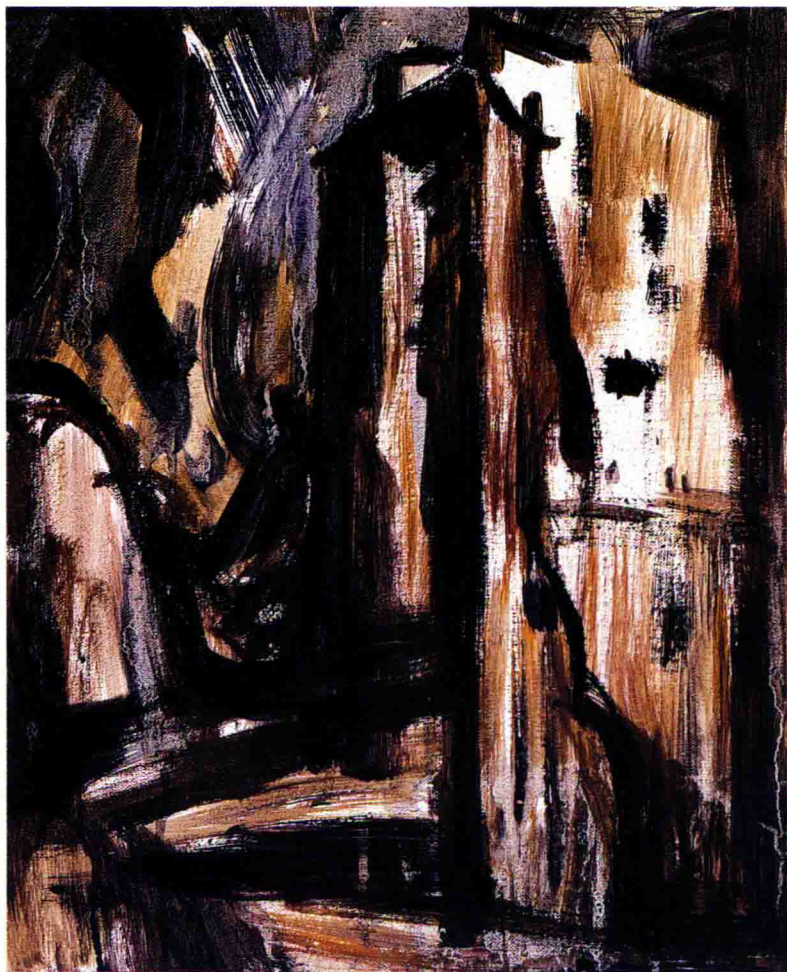
《战争之一》作画步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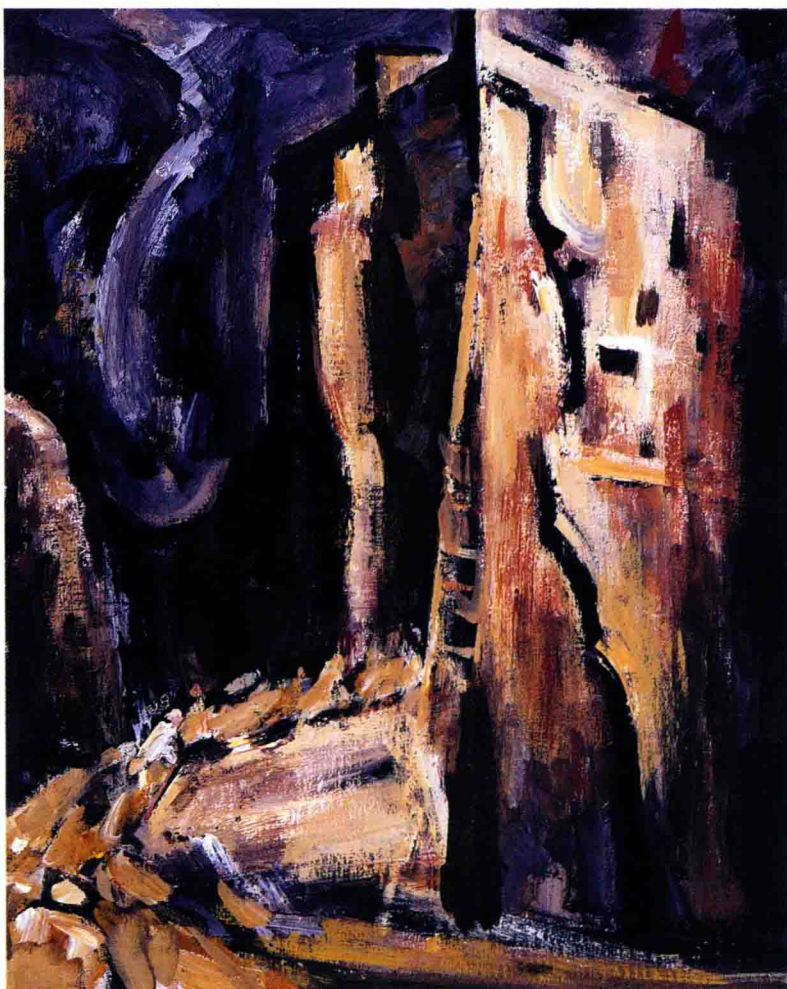
步骤一：通过大量资料，反复勾出多幅小草图，确定一种能体现整体意象的构图，首先从主体结构入手，一般情况我是从主体物结构特征部分画起，但是即使画堡垒的局部也要围绕画面整体精神展开，力争从开始下笔就有真切感触。



步骤三：刻画城堡、天空，注意两者之间的结构穿插关系。



步骤二：画完轮廓后铺设画面基本色块，深入时强调画面色彩结构，由深到浅。



步骤四：画面深入刻画，尽量趁湿画好暗部的结构和色彩。塑造亮部时，有的局部需画面色彩干透之后再刻画，反复多次才能完成。作画的每个步骤都必须尽力接近画面追求的精神本质。

这幅画代表了我几年来油画语言探索的基本特征，画面以强烈的色彩对比，追求大结构的概括，减去了很多细节描写，显示出我在这方面的艺术追求。

战争之一（右图）

2001年 布面油彩

190cm × 130cm



v

05

陈
树
东
写
实
油
画



静物

2000年 布面油彩
120cm × 80cm

静物是画家喜欢表现的主题。被我画的这些小物件，都是我最熟悉的，有的是画室一角的什物，并不是经意安排。当我留心这些对象时，就产生了一种亲切感，一种表现的冲动，我庆幸自己常常有这样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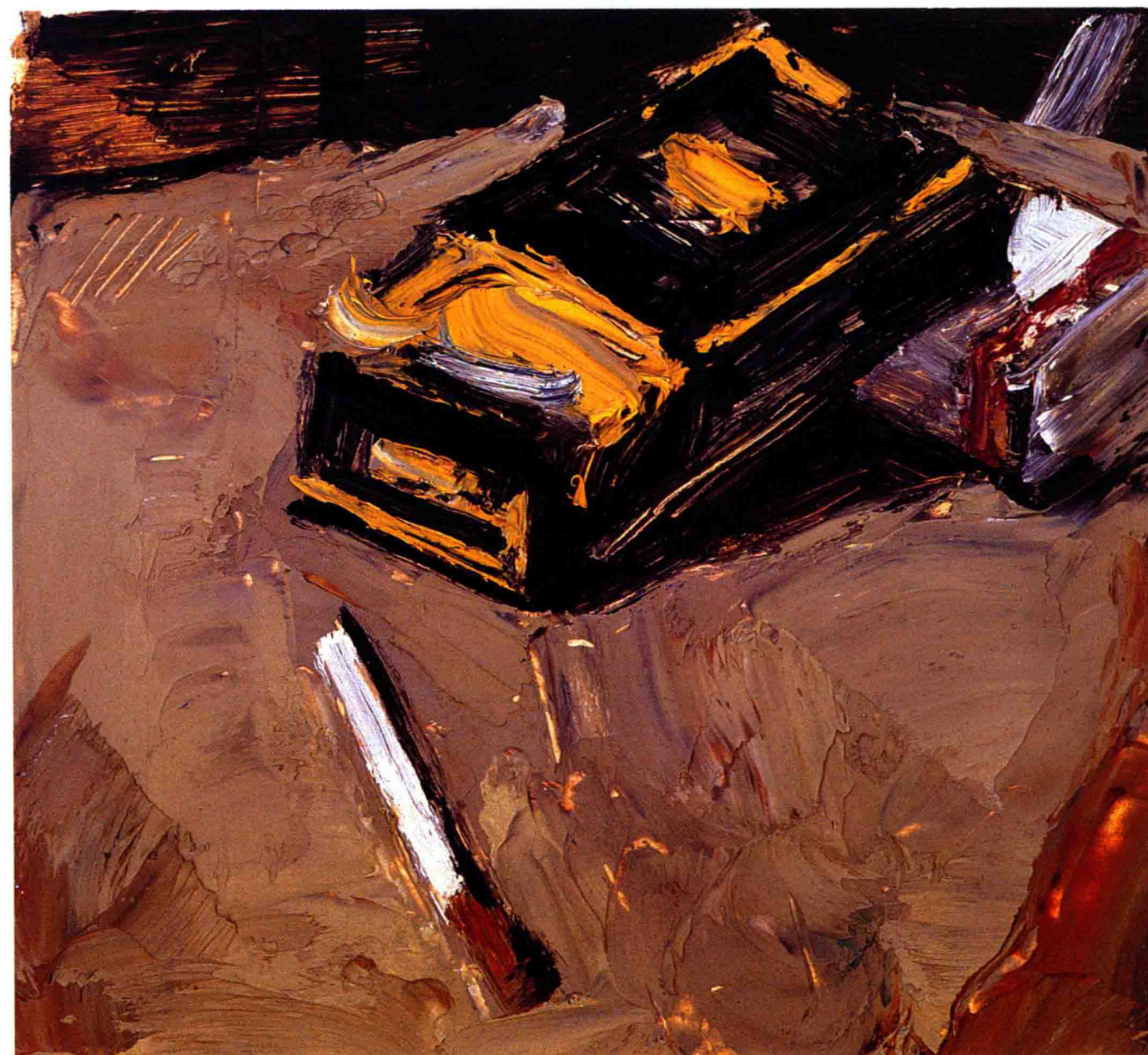
自然组合，疏密节奏，不是人为能做出来的。这些小静物我画了很多，多少也反应了我生活的一个侧面。每当我翻看这些小静物都觉得亲切自然。

有烟缸的静物

2003年 布面油彩
30cm × 35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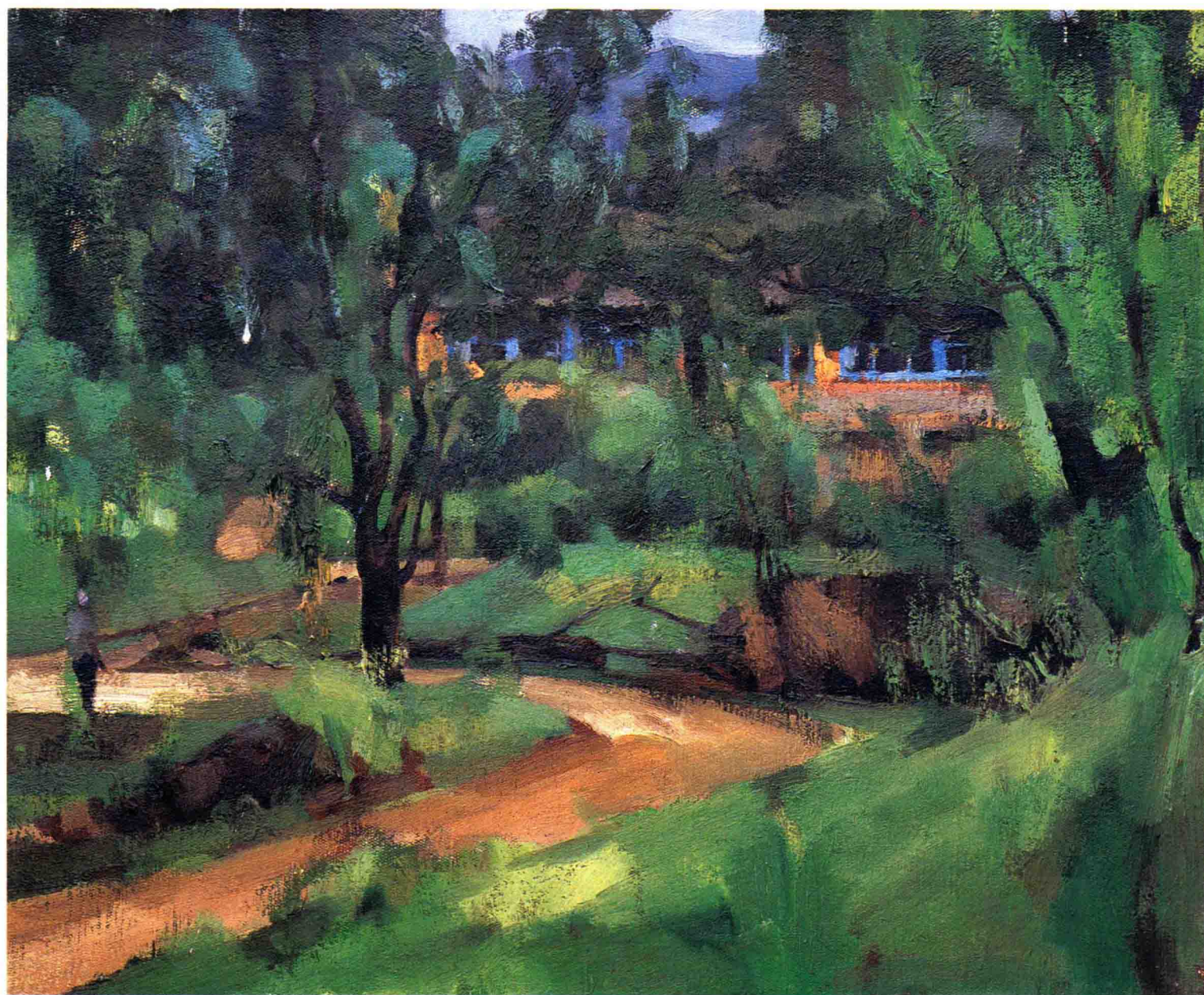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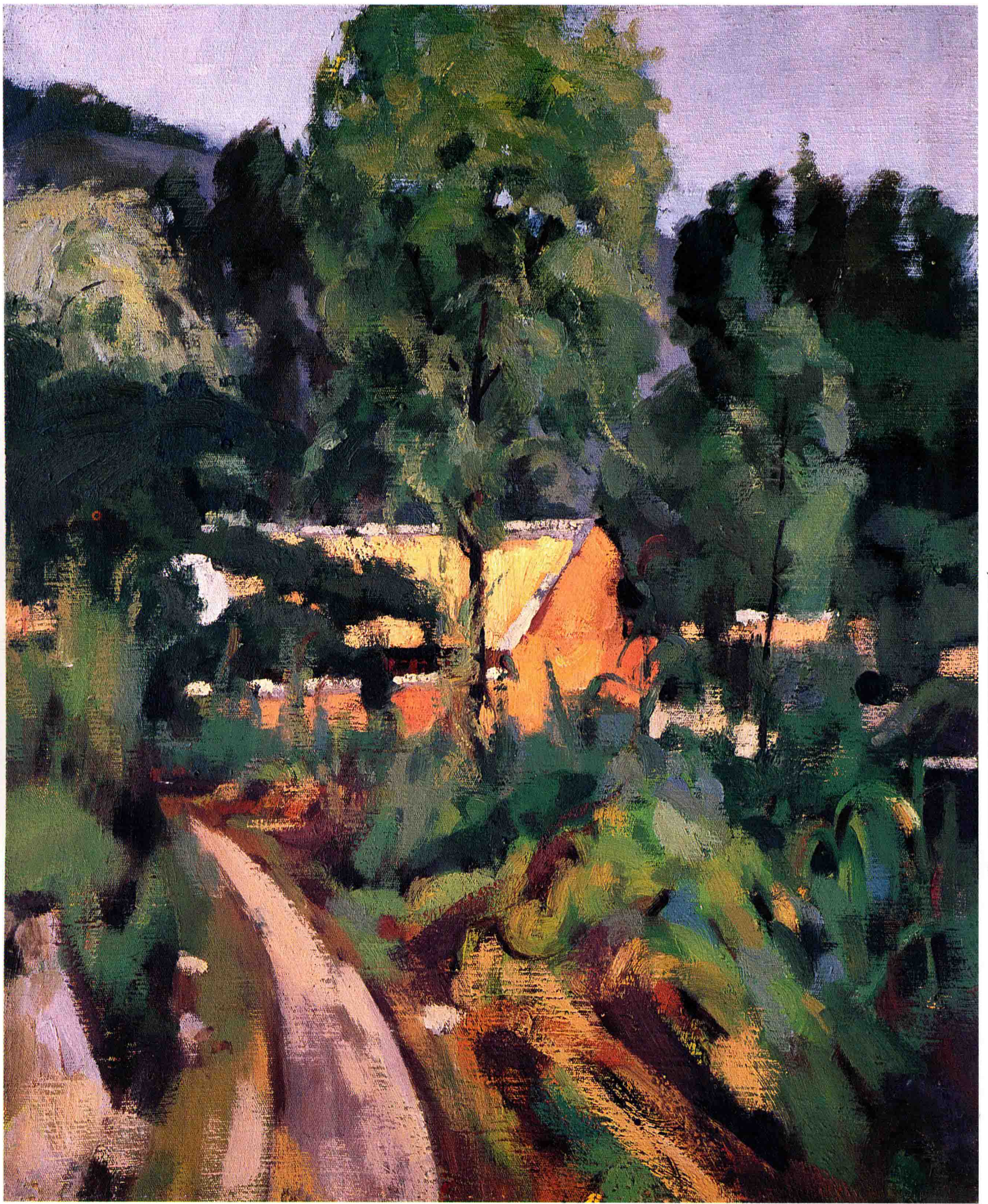
对物体质地的敏感与迷恋，以及对物体空间表现形式的描绘，包括质料、形状、颜色、明暗层次，与相邻物及整体环境的位置关系等，历来是静物油画的本质特征。此两幅静物选择的是人们常见的景象，如此平淡无奇，却是如此的真实和本色。我以高度细腻的写实技巧赋予画面以一种整体效果的真实，同时对物体的细部刻画也多少带有些表现性的味道。



有香烟的静物

2003年 布面油彩
30cm × 35cm





臻台村一角

2002年 布面油彩
65cm × 60cm

秋色（左上图）

2001年 布面油彩
50cm × 60cm

村头（左下图）

2002年 布面油彩
50cm × 60cm

这是一组河北乡村风景写生，我几乎所有的风景作品都是在现场写生，一幅作品画多次才完成。我之所以坚持写生，是兴奋于与对象直面所产生的情感冲动，我喜欢这种真实的交流和表达。这种感受的表达是创作中的可贵境界，完美的照片是无法接近这种感受的。



上午的光影

2002年 布面油彩

75cm × 60cm

夏日的村庄（右上图）

2002年 布面油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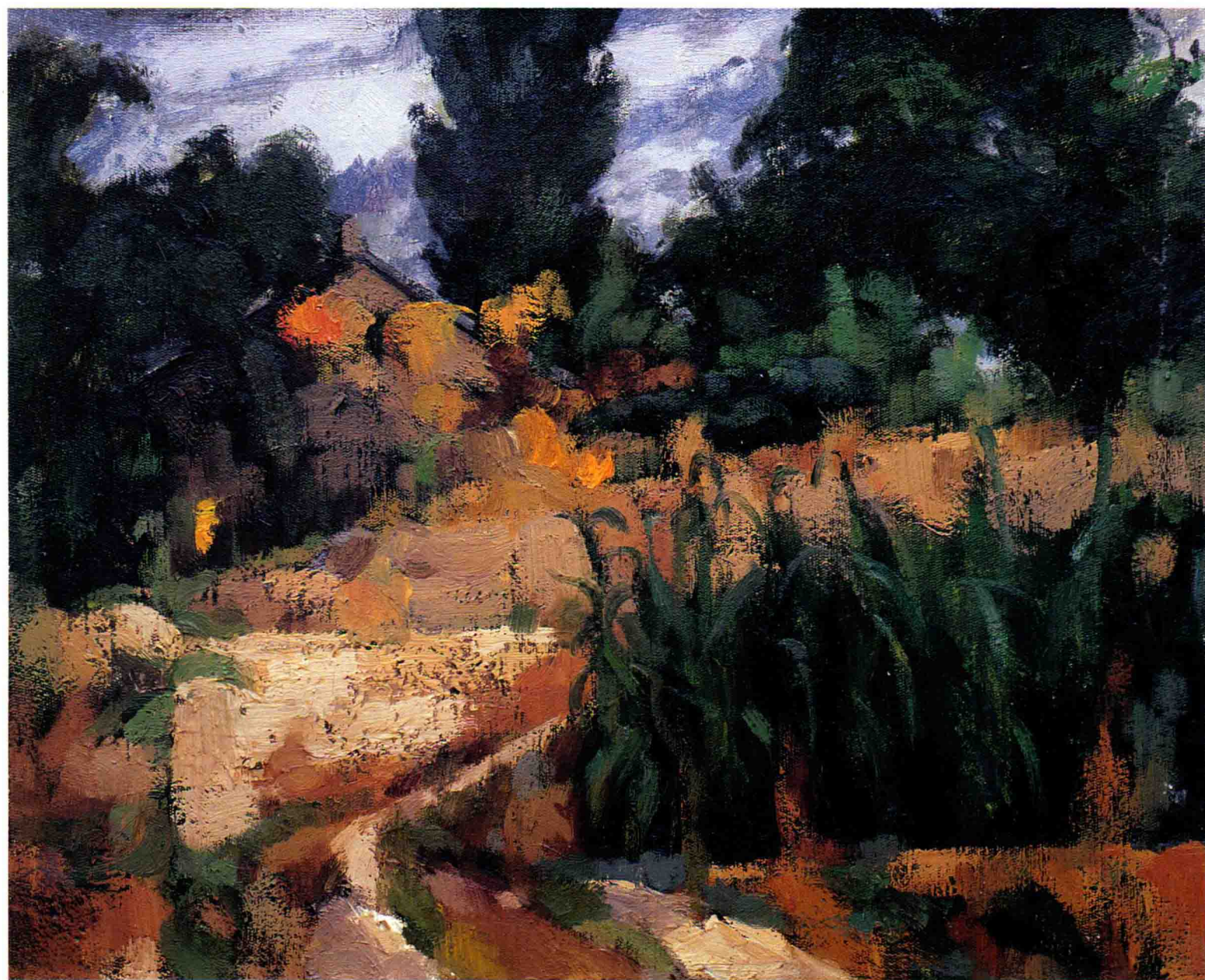
70cm × 80cm

山村一景（右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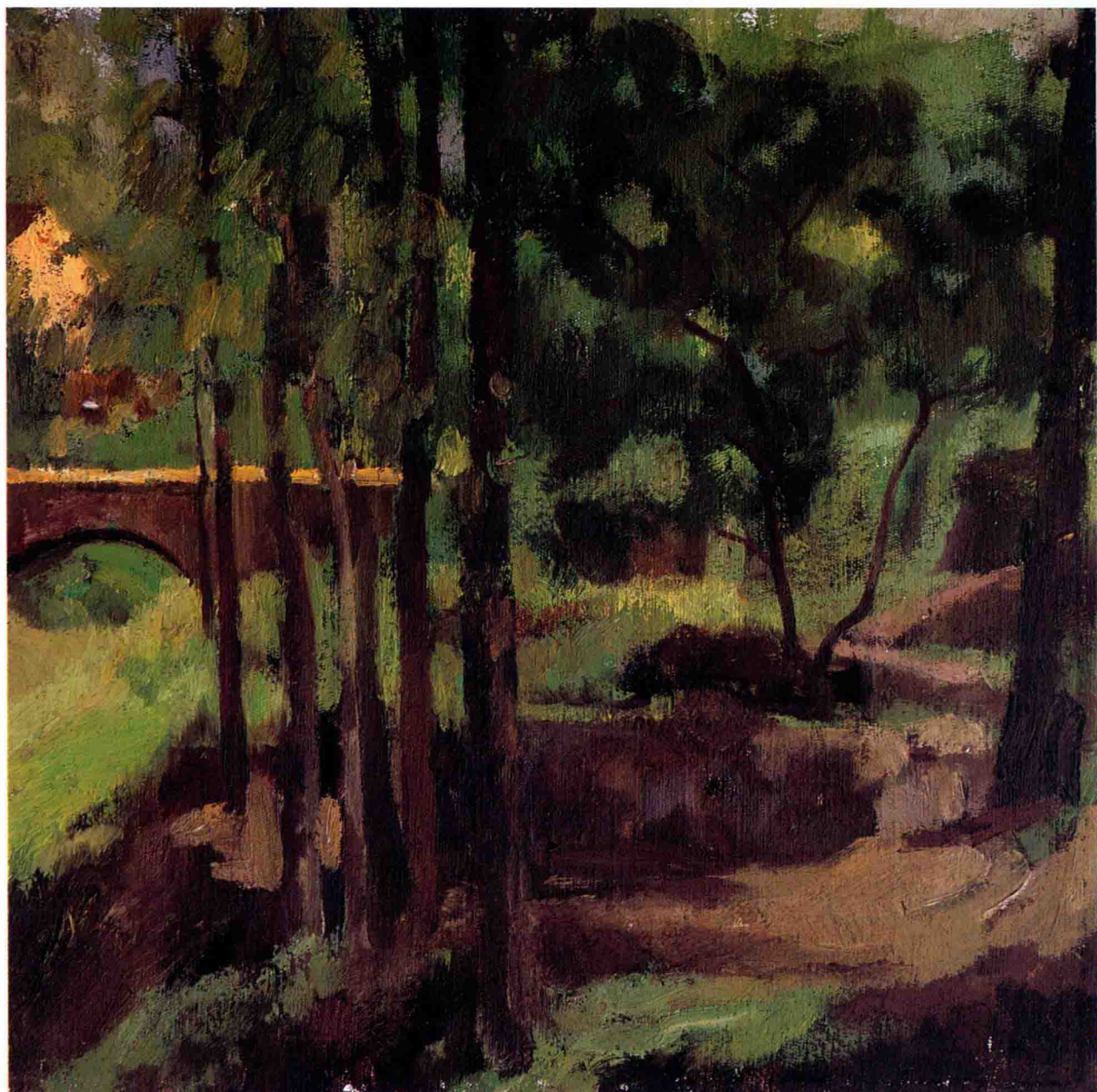
2002年 布面油彩

55cm × 60cm

这几幅风景写生都是在“臻台”完成的。8月份天气热极了，几乎是上午、下午、中午，分别画不同的风景，为了赶合适的光线，一天中，我要将沉重的画具搬动几个地方，工作状态非常紧张，有时画面的表现力又令人兴奋不已。



v



带桥的风景

2002年 布面油彩

65cm × 60cm

我的风景写生是用具象的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多是山村野外的风光。当我直面大自然时，它的清新、宁静、美丽总是不断地触动我，充满了愉悦感和诱惑力。写生中，我不求完美，只求情感真切，追寻个人感受的真实。我努力想做到让我心动的景物通过我的画让观者一样心动。



山村一家

2001年 布面油彩

55cm × 55cm

战争系列之二（右图）

2002年 布面油彩

210cm × 140cm

历史画创作是深埋在我心中的愿望，一个军旅画家一生中应该画出有历史价值和社会影响的作品。

我的目标确定了，但仍很苦恼，画什么，怎样画，哪一类作品更适合自己的，有一个艰苦的探索过程。

历史的真实是大背景，画家的人生观是切入点，表现画家的艺术追求，这才是历史画的价值所在。我阅读了大量的历史图像、文字、照片等，选定了以大场景为主，表现战争，表现历史的瞬间，也是表现人的价值、信念……

我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完成我心中的历史画，历史画的历史价值在于它的艺术性，借助于历史真实，表现当代人的认识、观念和艺术追求。



战争之五

2003年 布面油彩
180cm × 290cm

2000—2003年，我画了多幅以战争为题材的油画作品，一部分是满意的，《战争之五》是我满意的作品之一，不羁的笔法，丰富的肌理，对比强烈，自由奔放，画面气韵贯通。







秋天的田野

2000年 布面油彩
70cm × 65cm

山地白马 (右上图)

2002年 布面油彩
50cm × 55cm

故乡回忆 (右下图)

2001年 布面油彩
120cm × 120cm

我庆幸自己常常有这样的机会，几位画友，结伴写生。这是那年秋天在坝上草原的写生作品，金黄色的麦浪，宁静、晴朗的天空，孤独的抒情与少许神秘感的结合，是这几张风景画的特色，同时又不失去自然景色的优美。